

艰辛而苦涩

麟熙 著

『下卷』

◎ 艰辛而苦涩的生命之旅
◎ 芙蓉香鸡店的上门女婿

中国文史出版社

JIANXINERKUSE

艰辛而苦涩

下卷

麟熙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艰辛而苦涩 / 麟熙著.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5.10

ISBN 978-7-5034-6906-0

I. ①艰… II. ①麟… III. ①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247554号

责任编辑: 程 凤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23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66192703

印 装: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 × 1010 1/16

印 张: 51.5

字 数: 850千字

版 次: 2015年10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86.00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下 卷

艰辛而苦涩的生命之旅 / 347

芙蓉香鸡店的上门女婿 / 755

5

艰辛而苦涩的生命之旅

1 踏上了遥远的离乡之路

大姑的心理是矛盾的，她既为父亲和三姑未来的生活有了着落感到高兴，又为他们的离去感到伤心。所以在他们还没上路之前，她尽可能地控制着自己的情绪跟他们多待一些时候。然而，当满载货物和旅客的巨型火轮，伴随着一声粗犷的笛鸣，开始徐徐离开人声嘈杂的龙口码头，随后便掉转船头向波涛滚滚的大海深处驶去那一刻，前来为他们送行的大姑终于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失声痛哭了起来。原本还在船甲板上东张西望，为身边林林总总的陌生景象深深吸引着的两个孩子，被这突如其来的哭声感染了，也不由自主地跟着伤心起来。只见三姑翘着脚隔着护拦，向船下伸着小手大声哭喊道：大姐！大姐！俺哪也不去了，俺要跟你回家！回家！……父亲虽没有哭出声来，但泪水却在眼眶里直打转。从海面上刮来的季风，将三姑的哭声撕扯得时高时低、时有时无、支离破碎，而船的转身又使大姑的身影从他们的视野中瞬间消失，这让兄妹俩的心愈发地痛楚难熬。受刘振庸的委托前来接应他们的刘府大管家许昌，赶紧走上前来抚慰他们：好了，好了，孩子们，甲板上风大，快回舱里去……他费了不少口舌，好说歹说才勉强强地将这兄妹俩连哄带拉地领进了船舱。他们坐的是二等舱——这是遵照东家刘振庸的指示做的——舱内的环境很好，不闷，又可以透过船舷的窗子看出很远很远。许昌是个细心人，对眼前的这种情形

早有准备。他把上船前事先买好的一些孩子们平日里喜欢的东西尽数拿出来，摆到孩子们的面前，吃的有大米花糖、榛子、五香瓜子；玩的有不倒翁、万花筒……他一边往孩子们手里塞一边说：吃吧，吃吧，这些东西好吃着呢；还有这，你看，多好玩，咋推它都不倒。嘟嘟嘟！你看，它在跟你们扮笑脸呢，多好玩！……可这会儿两孩子却都不买他的帐，他们既不吃也不想玩，只是一个劲儿地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抒发着自己的感情……

船已驶出很远了，三姑依然在哽咽，父亲则闷闷不乐地把头抵在舷窗边上，呆呆地向外张望。波澜壮阔的大海在他眼前起伏荡漾，家乡那些早已熟悉了的情景，这会儿又不知不觉走马灯似地展现在他的眼前：那退潮后滞留在沙滩上的各种贝壳和鲜活的鱼虾；那夹杂在丰收喜悦中的悠长而粗犷地拉网号子声；那兜在布衫袄袖里滚成蛋蛋的又肥又大的蝗虫，和在被投进烧红的铁锅里刹那间喷发出来的、惹人流口水的香味儿；那在小伙伴们中间经过一场激烈地、惊心动魄地撕打格斗之后，被推选为“山大王”的自豪感……这所有的一切的一切，都让他那样的难舍难弃。此去的那个很冷很冷、冷得鼻涕落地都能摔成八瓣儿的、且有一些以前从未看见过的黄头发灰眼珠儿的老毛子居住的北方边陲小镇，这一切都还会有吗？想到这他感到眼前一片茫然……就在这时，又听见三姑的哭闹声：哥，俺要回家，俺要回家，找大姐！……她一边说还一边扯着他的衣襟晃来晃去。这让他很烦，想大声呵斥她几句，可就在这这时他蓦地想起了大姐在临行前对他的嘱托：你是哥哥，妹妹小，出门在外身边就你一个亲人了，你可要好好待她呀！……想到这，他压下了蹿到脑门儿上的无名火，换了种口气说：哥也想回，可现在不行。为啥呀？你看，外边是海。你不说你会游泳吗？大江大海都游得过去。这话父亲的确说过，那是在吹牛，他会游泳不假，却游不过大海。他躲开妹妹的目光，支支吾吾地说：俺自己能游，可带着你不行。那咋整？等下船的吧，下了船哥就带你回家找大姐。你说话可得算数？当然了，哥啥时唬过你！那……好吧！三姑点了点她那扎着两条羊角辫的小脑袋——这小辫还是她在上路前大姑给她精心编制的呢。

兄妹俩的这番对话，一句不落地传进了许昌的耳朵，他的心不由得一下子收紧了起来。来时东家嘱咐过他：师哥对俺恩重如山，俩孩子如今成

了孤儿真够可怜的了！你一路上要多加小心，把他俩好生给俺带回来，不能有任何闪失。放心吧，老爷！他回应道，对自己的使命满怀信心。本来嘛，像他这样一个走南闯北阅历颇丰的成年人，对付两个未成年的孩子还是游刃有余的。可是听了他俩刚才说的那席话，却引起了他的警觉。是的，大意不得，大意失荆州！他须多加小心才是，倘若一时疏忽让这小兄妹俩在他眼皮底下走失了，他回去还咋向东家交代？

然而这种事还真的发生了，只是他发现得早，未酿成大祸。他们在大海里漂泊了一天一宿，第二天一早在锦州码头下了船，在一家事先订好的旅店里稍作休整，随后便乘上了在中东铁路上疾驶的火车。要到达他们去的位于黑龙江岸的边疆小镇，即使再快也得两天两夜。是的，这段路程够漫长的了。开始，俩兄妹还被火车这漆黑的庞然大物所吸引，长时间地趴在窗户上，注视着外边广阔的田野在他们眼前旋转，和一根根电杆及靠近车轨的一棵棵树木并排向后边倒去。可是这样的景象不断地重复下去，就让他们渐渐地开始厌倦了。他们又开始奏响了先前的那部思乡进行曲。泪水又在三姑脸上长流，父亲又开始沉默了，眼神透着忧伤……任许昌怎样安抚和挑逗，收效都甚微。

火车每到一站都要停下来甩客，再拥上一批陌生的、神情略显惶忪紧张的新旅客，在车厢里蹿来蹿去，好一会儿安定不下来。沉默的父亲马上意识到，这是他向三姑兑现许诺的极好机会。他开始兴奋了起来，小眼睛不时地向车厢门口望来望去，还不时地向三姑做着种种暗示。他的这种反常表现立刻引起了许昌的警惕，回想起他兄妹俩在船上的那番对话，他告诫自己，千万千万不能大意。他的目光开始像一帖膏药，死死的、死死的粘在了父亲和三姑的身上，而且对他们的行动寸步不离。大大，俺想尿尿。父亲说，眼神里闪着几分狡黠。去吧！许昌说，把三姑从座位上抱起来，剩下的那只手死死地牵住了父亲的小手。大大，俺们自己去就行了，父亲说。不行！许昌毫无商量地说，走丢了咋整？我得跟你们一起去。父亲感到很扫兴，只好乖乖地在他的“陪伴”下去了卫生间。卫生间很小，他们三个人费了好大劲儿才挤了进去。尿哇！咋不尿了呢？看见父亲掐着小鸡鸡连一滴尿都没尿出来，许昌有点火。妹妹在这儿俺尿不出来。那让她背

过脸去。背过脸去也尿不出来。你事还不少呢！那我让她先出去。许昌把门闪开一条缝，把三姑推到门外去，手却死死地扯着她衣襟不放。这回好了，尿吧。父亲掐着小鸡鸡还是没有尿出来。我就知道你尿！许昌生气地说，尿不出来就不尿吧，等什么时候憋了再来。回到座上没过多一会儿，刚才发生的一幕又重演。我不说让你憋了再来嘛！许昌的说话声比先前那次重了许多。俺……俺憋了。那咋尿不出来呢？俺也不知道是咋回事。那回去吧！可过了一个多时辰，父亲又说要尿尿。憋的慌吗？嗯。那……去吧！许昌无可奈何地说，躬身去抱三姑：我可告诉你，这次要再尿不出来，我可要把你自己关里边不让你出来了。那……我自己去好吗？你又不放心俺带着妹妹一起去。你想的好！许昌在心里说，口头上却说：不行，要去就一起去！那……不去了。你不说憋得慌吗？不憋了。小东西！你净跟俺耍猴儿，你以为我会上你的当，没门儿！……眼见一招儿不成父亲又想一招儿，乘火车到站上下车旅客乱蹿的当儿，父亲扯着三姑的手混进了准备下车的旅客中去。许昌眼尖，没等他们走几步，就将他们扯着胳膊拽了回来，且威胁他们说：你俩要是再不听话随便乱跑，我就把你们送到老毛子那里去！他们个个都凶得很，这你俩都看到了吧？许昌连说带比划。那会儿在中东铁路上服务的乘务员青一色都是俄罗斯人，男人个个都是留着长长的大胡子，而且胳膊上、腿上都长有长长的黄毛。父亲和三姑以前从没见过这样的人，所以很惧怕他们。告诉你俩说，他们可不会像我这样对待你们，许昌继续吓唬他们说，他们生起气来，可要抠去你们的眼睛拧掉你们的耳朵吃掉的！三姑听了吓得把脖子缩进了肩膀里，父亲虽也害怕，但不服气：他敢！俺用脚踢他，用拳头揍他，俺跟俺爹学过武。看把你能的！许昌笑着说，就怕到时候还没出手你就吓尿裤子了。父亲受到了羞辱，攥着小拳头嚷着：俺才不会呢！俺才不会呢！不信你走着瞧。走着瞧就走着瞧，许昌说。可他知道光靠吓唬是不能奏效的，他还得加倍小心地看住他俩，不给他们腾出一丝一毫逃逸的机会才是……

但人的精力毕竟有限，几天来的旅途劳顿让许昌精疲力竭，白天怎么都好说，可一到了夜晚他就有点支撑不住了，坐在那儿有时就不知不觉地睡过去了，每次醒来他都有些后怕。咋才能保证让他们跑不了而自己又能

睡个好觉呢？他动起了脑筋，最后想出了个法子，找来一根细细的小绳，一头拴在孩子们的胳膊上，另一头系在自己的手上，这样只要他们稍微一动，他即刻便会感知到。他以为这样一来自己就可以放心地睡个好觉了，然他打错了算盘，他的这种做法愈发加深了孩子们跟他的抵触情绪。尤其是父亲，只要看到他一闭眼睛打呼噜，就抖动小绳，吓得他赶紧睁开眼睛看个究竟，直到看见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这才又把眼睛合上，可还没等他入梦，小绳就又剧烈地抖动起来……就这样，几个回合下来，他已力不从心了，最后索性不管不顾任你咋动我都照睡不误。就这样一个小时过去了，他在睡梦中想起拽了拽绳子，还好，没有松动，这意味着两孩子还在他的掌控之中；又一个小时过去了，他再拽了拽绳子，还是没有松动，这回他彻底放心了，翻了个身大睡起来。直至翌日天亮，一俄籍大胡子乘务员将他从睡梦中唤醒，他睁眼一看，对面座椅上不见了小兄妹俩，再看那绳头，居然拴在了座椅的一条腿上，怪得他昨晚咋拽都不松套，原来是这么回事，这肯定是那个顽皮的小小子出的坏主意。他大叫一声不好，跳将起来就要往车厢外奔。那大胡子乘务员将他摁住，然后从身背后将面带沮丧的父亲和三姑扯到了前边来。这是咋回事？许昌不禁问。大胡子告诉他：车一停这两孩子就手拉手冲下车去。因为是两个孤零零的小孩子，什么行李都没拿，也没大人带领，所以引起了他的注意，没让他们走出多远就把他们拦了回来，直等车快要开了也不见有大人出现，于是大胡子乘务员就不顾他们的反抗又把他们抱上了车。你看，这两孩子对我的干预很不友好，他们哭闹、反抗，把我脸都抓破了。许昌看了看，果然在这位乘务员的脸颊上留有两道细长的抓痕。他赶忙从腰里掏出两块银洋，塞到大胡子乘务员手里作为答谢。这位乘务员显然很满意，吹了声口哨转身走了。回到座位上，许昌瞅着这两个在他眼皮底下企图逃逸却未能成功的孩子，心里感到一阵阵的后怕。这要是跑丢了，他还咋有脸回去见东家……气愤之余他忍不住对着父亲高高地扬起了巴掌，然父亲却死死地盯着他眼睛毫无惧色，几分钟的对峙后，许昌终于恢复了常态：是啊，孩子终究是孩子，这么小就背井离乡，想家、想亲人也在所难免，不该太多地责备他们了……想到这，高悬着手便慢慢地放了下来。

2 父亲对孙氏实施了巧妙地报复

刘振庸原本想把师兄的两个孩子都留在自己的身边，但是由于抗拒不了发妻孙氏的淫威，才不得不违心地决定，把三姑留下，将父亲送走。对于这样一种安排，刘振庸感到很心痛，他觉得对不起九泉之下的师哥和师嫂。为了做一些补偿，让自己愧疚的心里稍微感到敞亮一点，在他的一再央求下，孙氏答应父亲留在府里小住几天。平日里，这个偌大的、恰似花园一样的院子里不乏有孩童居住和游玩，他们大多都是孙氏兄弟姊妹的孩子，在孙氏的庇护下，他们住得很安稳，玩得很惬意，俨然像在自己家中一样。可突然一日来了个与他们毫不相干的孩子，就觉得有点不大习惯，于是便想在他跟前耍一耍威风，给他点颜色看看。然他们压根儿也没想到，这个外表看上去有点瘦弱的孩子，身上的功夫竟然是那么地不饶人，每每跟他交手都会被三拳两脚打得人仰马翻、一塌糊涂。他们见明的不行，就想来点暗算。一天，他们聚在刘府后身的那片荷花泡里荡舟，父亲蹲在船头上看游在水面上的蝌蚪和香油挑子，其中一个叫楚雄的孩子——是孙氏的侄子——趁他不注意将他从船上推进了水里。父亲海边长大的孩子哪里怕这个，他绕着荷花泡游了一圈，然后一个猛子扎下去不见了人影，没过多久船上的人便觉得脚下的船剧烈地晃动了起来。左晃右晃，一船人像下饺子似的先后栽进了水里，等他们喝够了水，呼喊求救时，父亲才把他们一个个拉上岸。他们带着一身的水，落汤鸡似的跑到孙氏跟前，哭哭唧唧地状告父亲欺负了他们。孙氏原本就不看好父亲，又见当家的在众孩子中很是偏爱他，心生妒意，就不问青红皂白把父亲叫到跟前狠狠地训斥了一顿。除了这次纷争之外，父亲还是个顽皮的孩子，常常在玩耍中犯些小小的错误，比如上树摘果把树枝压折了；跟金毛犬玩给它带上了嚼子；和小朋友们玩捉迷藏时突然蹿到人后扮起了鬼脸把女孩子吓得哇哇直哭……这些传到刘振庸那里，他不但不火反倒呵呵笑得挤出来了眼泪疙瘩：

这小家伙，就是会玩！就是会玩！……可传到孙氏那里，便是另一种态度了：没爹娘的孩子，就是少教育！且凶神恶煞地吓唬道，告诉你说，你要再淘气不听话，俺就让金毛狗咬你！……最让父亲不看好她的是，一些原本是她侄子或外甥淘气惹的祸，她也都一股脑地全赖到父亲的身上。父亲有口难辩，心里很是不爽，于是就伺机想报复她一下。

在刘府爬满青藤的阳台上，悬挂着一只站在青铜架子上的绿鹦鹉，它很聪明，而且非常可爱，一见孙氏来就拍打着翅膀学人叫道：太太好！太太年轻貌美！太太长命百岁！……每每这时，孙氏都要一反常态地笑出声来，上前给它喂好吃的：说！再说！俺还给你。于是那鹦鹉就一遍遍地叫个不停，孙氏也高兴得笑个不停。父亲最初见到这情形很是好奇：它天生就会跟人一样说话吗？他问府里的佣人，佣人告诉他：这怎么可能，都是人教出来的。那你教它啥它就会说啥吗？对呀！但你每次都要给它好吃的。它爱吃啥？坚果类的。于是，父亲就收集一些榛子、松子什么的揣在衣兜里，只要阳台上没人，他就会连蹦带跳地蹿到那里去，一呆就是半天。这天，孙氏闲来无事，又像往常一样摇着芭蕉扇来到了爬满青藤的阳台上，还想享受一下那绿鹦鹉对她的恭维，可没想到她脚根儿还没站稳，那鹦鹉就冲她大喊大叫了起来：太太坏，太太是个大坏蛋！太太丑，太太是个丑八怪！……孙氏一惊：你、你……说啥？你……再给俺说一遍！那绿鹦鹉不知好歹，就又扇动着翅膀可着嗓门儿把刚才说过的话重复了一遍，孙氏听了肺都快要气炸了，圆瞪着双眼浑身直哆嗦，她抡起手中的芭蕉扇劈头盖脸地打下去，越打那鹦鹉叫得越欢，她打得就越狠，直打得那鹦鹉连飞带舞地掉了好多根羽毛，孙氏自己也被气得犯了心脏病，躺在床上好几天没能爬起来。这事非同小可，孙氏又哭又闹，不依不饶，刘振庸也大发雷霆，发号施令，要查个水落石出。一时间把个刘府闹得沸沸扬扬，从总管到家佣，上上下下一个个地过筛子，最后终于找到了“真凶”。当总管报出父亲的名字，刘振庸听了不但没火，反倒笑岔了气儿。他一边踱着步一边频频地点头：嘿！这小东西……嘿！这小东西……。孙氏见他如此模样儿气晕了头，恶狠狠地骂道：人家都快要让这小东西气死了，你却还在那嘿儿嘿儿地乐！你……你……是不是老糊涂了，啊？！刘振庸越是想装得庄重

点，却越是合不拢嘴，末了，怕气她个好活歹，就捂着嘴巴躲到外边去了。孙氏又气又恨，向他发出了最后通牒：你要不把他早点送走，俺就死给你看！……

3 绞尽脑汁给父亲物色个好去处

孙氏下了最后通牒，一向惧内的刘振庸不敢不执行，可往哪儿送他好呢？这不是旁人家的孩子，随意送个地方安置下来就行了，这是跟自己有生死之交、且恩重如山的师兄的遗孤啊，他留他不下也得给他安置个好去处才是。给他一笔钱，把他养起来？刘振庸最初想，但随即便推翻了，不行！不行！这无疑于给他吃砒霜等于害了他一样。那把他安置到自己管辖的任意一个商号里去做小学徒？也不好，劳金们知晓他的来路都会宠着他、顺着他的，这对他的日后成长会有百害而无一利的！……那究竟怎样安置这孩子才好呢？这着实让他犯了难。他把自己的想法跟管家许昌说了，许昌认真地思考了一下说：还是把侄少爷送出去吧，找门手艺让他好好学学。刘思忖了半晌觉得可行：是啊，学手艺比经商强。常言说的好，饿死挑挑子的（经商），饿不死耍手艺的。可学什么、跟谁学呢？这个他们没太多想，就一起把目光对准了江对岸的皮匠师傅山猫李。是啊！刘振庸频频点头道，能把他那套手艺学到手，这小东西这辈子就不愁吃不愁穿了。许昌一旁接口道：何止如此，倘若侄少爷学好了日后还会有富庶日子过呢！。嗯，不错！不错！经他手制作出来的好皮子都身价不菲。东家说的是！人都说他能把上好的皮子变成金子，咱跟他联手做生意这么多年也的确证实了这一点。不过……许昌说着说着突然沉吟了起来。不过什么？刘问。许答：这老兄的脾气不好，暴躁得很！在他手里干活的劳金没挨过他打骂的少。嗯，是这样的，我也听人说过，可常言道，严师出高徒，更何况小孩子打小受点苦没啥不好的。既然如此，许昌瞅着东家的眼睛说，那这事……就这么定了吧？刘振庸一挥手说：定吧！定吧！这全都是为了他日后

好。就是！许昌点头道。

于是，转过天来，许昌受东家的委托，称上二斤果子，办好过境手续，搭乘一条木帆船去了江对岸——俄沙皇管辖下的小镇——布拉格维申斯克（以后简称布市）。出了边检站，他租了辆双轮马车直奔小镇正中的一条繁华街道。这里人都管它叫中央大街，以山猫李绰号命名的“山猫皮货店”就坐落在这里。像往常一样，山猫李这会儿正身戴皮围裙，跟十几个劳金一起在充斥着浓浓皮硝味的作坊里忙碌着。他一抬头透过老花镜的上梁看见了许昌，虽然是老相识，生意上的老搭档，他还是不冷不热地冲他点点头，说了句：你来了！就继续做他的活计。许昌插着人空挡儿来到他身边，在一个凳子上坐下来，把手中的果子放下来，跟他寒暄了几句，然后就直奔主题。可没想到他竟然不客气地扔出一句话来：俺不收外徒！许昌向他解释这孩子的来路，且强调是东家亲自做主要投到他名下的，望师傅能给点面子。可山猫李还是不买帐，依然生硬地说：俺不收外徒，这是老规矩，不信你称二两棉花出去纺一纺（访一访）。看来他把门封得死死的，再咋说也没用，无奈许昌只好怏怏不快地回刘府交差。

刘振庸正好在烟床上抽罢了大烟，精神头儿上来了，一打挺下了地，用手掌摩挲着光亮的脑瓜盖，边在吸烟房里踱着边说：怪得人说他脾气犟，连俺刘爷的面子都不给，不怕俺日后给他小鞋穿！……他在屋里转了几圈后，突然停在许昌的跟前说：今儿就这样了，你明儿再过去跟他说，他要是破例收了俺侄儿这个外徒，俺老刘每年甩给他一万现大洋，他要嫌少，俺还可以再往上加。许昌笑了：没听说送学徒还要往上搭钱的。俺就这么做了，让他收也得收，不收也得收。好，我再去跟他磨磨看，不信他这老牛筋不给你面子。第二天一早他就又去了。山猫李一见他面就知道他又是为昨天那件事来的，他二话没说就封住了口。许昌笑了，说：你先让我把话说完，然后再做定夺好不好？于是他就把东家准备出重金的事道出来。山猫李听完喝了口酒——酒瓶子就在他手底下，想什么时候喝就什么时候喝，这几乎成了他经久不变的一个老习惯了——然后用手背抹了下嘴，像看一个怪物似的看了一会儿说话人，讥笑地说：俺压根儿就没听说过有这样的事！没错！自古教徒弟没有收银子这一说，可俺们东家情愿这么做。

他情愿，可俺不情愿。这事要传出去俺老李成啥人了？钱就那么好使，俺老李竟然可以把良心也拿出来卖了？许先生，告诉你说吧，这事俺原本就不答应，你东家要这么做，俺就更不能答应了。说完他忍不住“嘿儿嘿儿”地笑起来，但蓦地又打住了，极为好奇问：许先生！嗯？这孩子究竟是刘爷家的什么人，他竟舍得这么出血？我不是先头就跟你说过吗，这孩子是我家老爷师兄的二少爷，如今爹娘都走了，成了孤儿，只身投奔这来了。那孩子的爹是谁？许昌顺口说出了我祖父的名字。山猫李听了身子不由得一震，手里的酒瓶“啪”地一声摔到了地上：哦，是……他！就是那个把县官脑袋当瓜拧的人？许昌点了点头：没错，就是他！你们老乡，李师傅认识他？认识！认识！俺这辈子认识的几个人，除了爹娘就是他了。哦？李师傅，你何出此言？山猫李说了句：说来话长。突然站起身来，把腰里的围裙除掉扔案子上，说：快到晌午了，许先生别走了，俺让厨房大师傅炒两个菜，咱兄弟俩坐一起喝两盅，聊聊，怎样？许昌是个精灵的人，知道山猫李的提议背后会有转机，就没推辞，顺水推舟地留了下来。

酒过三巡后，山猫李用他那青筋毕露的粗糙大手抹了一把嘴巴道：你知道俺为啥忘不了他吗？说说，我很想听听。许昌做出一副洗耳恭听的样子。这还是俺年轻那会儿的事，李打开了话匣子，说出来怪丢人的。那时俺还没出道，十五、六，在乡里就是个混混儿。跟一帮臭味相投的人聚在一起干些鸡偷狗盗的事，闲来无事就凑到一块赌。一天，俺把身上的钱一股脑儿地全输光了，脑袋瓜子一热，就把自己的一只手指头押上了。就是这只！他举了举自己的右手大拇指说，押了一两银子，输了就把它剁给他。俺满以为自己会赢，可老天爷不睁眼，末了竟又输了，他就找了把菜刀要来剁，俺哪里肯，就跑，他带领一帮人在后边追，没出村头就让他们把俺给薅住了，按倒在地上找了块砖头垫着要剁，俺豁出命来连喊带挣，就在这时，他——你东家的师兄——从旁边经过看见了，问咋回事，有人对他说了，他张口就道：这咋行，剁去手指头往后还咋干活，不能干活还咋养活父母跟自己？不行，不行，你们行行好开开恩饶了他吧。一赌友瞪了他一眼，说：这不管你的事，你该干啥干啥去！说着就来推他，被他在肩膀头上点了一手指头，一个仰巴碴摔倒在地上。那个拿刀的正要剁，被他攥

住了手腕：把刀放下！那人不听，他把手指头轻轻往里一收，那人就杀猪样地叫了起来，菜刀也随之落了地。这时旁边有一人拾起地上的那块砖头朝他脸上摔去，他一伸手接了过去，只见他没咋用劲儿，那块砖头就在他手心里变成了粉末末，刷拉刷拉地落到了地上，这帮人见了吓得目瞪口呆，说声快跑，就抱头鼠蹿了。就这样，俺这只手指头最终保住了，不然没了这手指头，俺还会是今天的山猫李吗？他说着呵呵地笑了起来，两人又举杯往肚子里喝酒。许昌心知肚明，到这会儿自己要办的事没障碍了，就放心地陪他畅饮起来。这小东西咋样？喝着喝着，山猫李突然问道。你说的是俺东家的侄少爷？对。机灵着呢！许昌说，然后就把文章前边谈到的那几桩事跟他细细地摆了摆。是嘛？山猫李笑岔了气，末了说，这小东西真是机灵鬼！哪天你把他带来俺瞧瞧。好的，李师傅，你见面定会喜欢上他的！就这样，一桩看上去连点门儿都没有的事情，到后来竟然会顺顺溜溜地开启了。是的，人世间的事情就是这么的不可思议……

4 山猫李其人其事

父亲投到他门下的这个人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这里就我所知向大家简略地介绍一下：山猫李老家山东，既然跟祖父是同乡，自然也是莱州湾的人了。他年轻时在家务农，由于家境贫寒难以度日，便跟随家乡的几个哥们儿搭伴儿，远度重洋来到了大清发祥地东北，又辗转多地最后在黑龙江边一个叫“黑河大屯”（一称海蓝泡）的地方落了脚。如今这里已被叶卡特琳娜二世时期的沙皇俄国掠了去，改名为布拉戈维申斯克（报喜的意思），而流经这里的那条大江，也被他们叫做阿穆尔河。他那年只有十六岁，由于没有什么技艺，最初在码头上当脚夫，给往来于南北两岸的商船搬搬扛扛，赚点小钱糊口。也活该他走运，这天江面上风大浪急，一些运货的商船都停泊了，他跟伙伴们闲来无事，便猫在一个避风的旮旯里摆龙门阵。正摆得热闹时，忽听有人在岸边喊：不好了，翻船了，有人掉江

里去了。他跟伙伴们冲上一高岗往江心里看，果然一舢板船倒扣在江面上，船工自顾自地奋力地往岸上游，而水中仍有一人由于不善游泳在拼命挣扎，还时而跃出水面高呼：救命！救命！……山猫李（那时他还没这绰号）是在海边长大的会游泳，见此情景，甩掉鞋子连身上的衣服都来不及脱就要往水里冲，有同伴拽住他说：你别去，风大浪急，危险！救人要紧，顾不得那许多了。他推开那人手，一头扎进了水里，甩开大臂没多会儿工夫就游到了那落水人跟前，用一只胳膊勾住他下巴抬出水面，一只胳膊奋力划水，最终将他拖到了岸边。还好，他吐了几口江水便很快清醒了过来。他第一意识就是指那几包仍在江面上漂浮的货喊：俺的皮子，俺的皮子啊！……有人在他身边讥笑地说：你命保住了就够不错的了，还要的什么皮子呀？那都是些上等皮子啊，每张都值好几两银子，丢了它俺往后的日子还咋过呀，天爷！有人说：你出个价吧，俺众兄弟替你捞。然而落水人还没张口，就听“扑通”一声，山猫李又扎进了水里。只见他先游到江心，把倒扣在水里的舢板船翻过来，晃了几晃把船里的水泼出去，然后推着它把依然在水面上漂浮着的几包皮子捞进了船里。一共六包对吧？他把船推到了岸边，抹了把脸上的水问。落水人忙说：对对对，没错儿，就是六包，就是六包！……他把手伸进怀里正要往外掏钱，没想到一转身救他的人不见了。你傻呀！山猫李的许多伙伴后来见了他说，你救了他命，还把他那些值钱的货都打捞上来，咋连一文钱的报酬都不要呢？去，找他去，要了钱咱弟兄们聚到一起喝顿好酒。山猫李笑笑：算了吧！救人一命胜造七级佛屠，这是俺爹说的。可你还给他……。嘿嘿！帮人帮到底嘛，杀人杀个死，就是这么回事。打这有人叫他“傻冒儿”，他听了也不以为然……

这天，他装完了一船货，拿了工钱，正准备找个地方坐下来歇歇，就见一个人影盖过了他头，他仰脸看看，投影的人不是别人，正是他一个月前救的那个落水人。你很累吧？落水人问。不累！山猫李随口答道。不累出了那么多的汗？给！落水人将一方汗巾推给他，把脸上汗擦擦。不用。别犟了，快擦擦吧。李只好把右手攥着的几个铜板移到左手上，然后接过汗巾胡乱地把脸和脖子擦了擦。你手里拿的是劳金钱吧？嗯。多少？李把手展开让他自己看。一、二、三……落水人一枚一枚地数着，总共才八枚